

## 第十二期

發行人: 葉惠民

編輯: 何泰寬

本期發行 50 份 (四頁)

西元 2000 年 11 月 24 日

Kronstädter Str. 26, 53119 Bonn

Tel/Fax:(0228) 9875249

e-mail:uzsjg2@uni-bonn.de

## 並非每一種不利的情況就表示歧視

Christine Mortag 專訪<sup>1</sup>

Morgan Freeman, 這位近幾年來在好萊塢的演藝事業如日中天的黑人, 對於我們如何面對新種族主義或許有些好主意?

南德日報雜誌 (SZ): Freeman 先生, 聽說過在德國外國人被威脅, 被追趕, 被殺, 就因他們是外國人嗎?

Morgan Freeman(MF): 這個問題不只存在德國, 英國人或法國人有同樣的問題要面對。

SZ: 過去十年我們有 123 個外國人被謀殺。

MF: 是很嚴重, 但請您不要有這樣的錯覺, 忘了還有其他的謀殺事件。123 個人? 在美國光是一天恐怕就有這麼多人被謀殺。

SZ: 我指的是因種族主義為引發的謀殺。

MF: 每一樁謀殺都沒有意義。有些人因為十美元被殺, 這也不是什麼特別好的理由。我一直不明白, 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殺害到底能帶來什麼好處, 但是他們就是這麼做。因著他們的信仰, 幾畝地, 或者他們的膚色, 他們還要一直做下去。

SZ: 照您這麼說: 是逆來順受或是沈著面對?

MF: 這是拜年齡之賜。

SZ: 在德國極右派甚至可以從新的排外風潮取利。

MF: 您有這些想法沒有什麼不對, 您的國家是有歷史上的不利包袱。您應該小心, 過去發生的, 可能會歷史重演。假如真是這樣, 是因為好人不再注意到不好的事, 因為好人說: 這跟我有什麼相干? 我的鄰居對我做了什麼?

SZ: 仇恨特別是發自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 他們自身處於沒有希望的境遇。

MF: 他們為自己的不幸找一個代罪羔羊。受夠了, 人應該懲一儆百。

SZ: 哪一個呢?

MF: 把外國人從種族主義者身邊帶走! 那些無聊的人就會看到並且驚奇, 他們的問題依然存在, 並且比起從前變得更髒了, 因為沒有人清走他們的垃圾, 晚上無人清掃接道, 這時候可能要燃起對外國人的渴慕之情了。

SZ: 可能改變種族主義者嗎?

MF: 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SZ: 如果我因著您的膚色攻擊您, 很明顯的是出於種族主義。我可以跟您講一則關於黑人的笑話嗎?

MF: 為我的緣故, 如果它好笑的話。

SZ: 您也將給我講一個嗎?

MF: 不,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的笑話。

SZ: 如果我對您稱呼“Nigger”(按: 對黑人一種極大污蔑的稱呼), 您將有何反應?

MF: 沒有。

SZ: 為何沒有?

MF: 如果我對您稱呼德國“Dummkuh”(譯者按: 德文罵女人用語), 您將有何反應?

SZ: 沒有。

MF: 為何沒有?

SZ: 我覺得沒有說中我。

MF: 您看, 我也是如此。

SZ: 這是您的對策嗎? 自覺沒被說中?

MF: 如果您稱呼我“Nigger”, 您會有一個問題, 而不是我, 因您錯用了這個字。由於我沒有感覺被說中, 剩下來的是您自己的問題。假如您是使用暴力攻擊我的話, 當然這樣的策略就不適用了, 且我跟您保證, 我會抵抗。

<sup>1</sup>顧清如翻譯。譯者目前就讀於波昂大學翻譯學系。

SZ: 說到您的國家，到十九世紀為止美國把一千三百萬的奴隸帶入境內。

MF: 只要外國人從事低賤的工作一天，他們就受到歡迎。除此之外他們也被用來作為自卑情結的補償，外國人滿足了各方面的功用。

SZ: 您是1937年出生，四十年代在美國中西部長大的，什麼時候是您第一次感覺被歧視？

MF: 我們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區，我們被隔離，不是完全地被區隔，但與白人有不同的待遇。我無法跟您講述駭人聽聞的故事，僅僅是：種族主義是普遍存在的，太平常了，以致不容易完全的接受它。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的小小的世界就是黑人，在生活中所見的也都是像我一樣的人。

SZ: 當你還是孩子的時候，別人如何向您解釋種族隔離？

MF: 我的母親並未經常向我表明，我與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國人長得不同。我經歷了歧視是來自黑人。

SZ: 請您談談。

MF: 在黑人區有嚴重的犯罪問題，類似今天在洛杉磯南中心的情況。年輕人組織幫派，具體的可能性有：加入他們或者每天挨揍，並且是被黑人。我是一個膽怯的孩子，一個他們求之不得的對象，不讓他們找我出氣，我就避開。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向，因為階級的高低是基於尊重，你要取得尊重只有透過抗爭，那是一個殘暴，並且沒有意義的循環。

SZ: 您第一次與白人的接觸如何？

MF: 平常的經歷，在公車上黑人與白人的座位是分開的。

SZ: 您忍受下來了嗎？

MF: 我意識到，大聲喊叫“狗屎的白人”於事無補。如果我願意事情有什麼樣的改變，我必須自己採取行動。

SZ: 一個大公無私的途徑。

MF: 我不知道有什麼更舒適的方式，否則的話我也會選擇它。

SZ: 有多少演出的角色您沒有取得是因為您黑皮膚的關係？

MF: 我不知其一，我所知道我之沒有取得演出角色的原因是，我讓人受不。

SZ: 您甚至有一次嘗試為導演，拍了一部有關在南非種族隔離問題的電影 Bopha。

MF: 這部電影是廢物，但是您知道，什麼是我必須確認的？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者是在非洲人中，那是一個

苦毒的經歷。

SZ: 舉個例子？

MF: 非常簡單，如果我們兩個人共同有一個孩子，在美國他將被視為美國黑人，您的那一部份將被完全避而不談。

SZ: 您本人從未恨過一個白人？

MF: 當然有，但是不因為對方是個白人，而是他是個不要臉的傢伙。我過去是個火爆的年輕人，這期間我只在跟我差不多的人中打轉，在我們中間膚色不會是一個用來談論整晚的話題。您跟我談話，我一點也沒有這樣的印象，您看不起我。

SZ: 您的同事 Samuel L. Jackson 說，有大約四分之一他想要演出的角色，只因他的黑皮膚而沒有得著。

MF: 狗屎。就是每一個白人也可以對你說，有多少的角色是他想要演出而沒有得著的。

SZ: 對於現今仍然存在的隔離您是否想辯駁？

MF: 請您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要抗爭的是，一些少數民族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濫用種族主義。一些人不斷地算計，他們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們真的這樣期待，他們站出來，說：“請看，我是黑色人種，我遭遇了什麼駭人聽聞的事”。並非每一種不利的情況就代表歧視。

SZ: 對那些被歧視的人應當如何面對施加者？

MF: 如果您自覺是二等人，您也將被當作二等人看待。

SZ: 那您該對那位剛被兩位 Skinheads 攻擊的非洲人說。

MF: 您當然不能在實際情況這樣依樣畫葫蘆，在這種情況下人常常是犧牲者。我承認這是理論上的論證，但是我憎惡這種卑躬屈膝的態度：盡管打我吧，反正我是不值得的。

SZ: 在德國的外國人應該組織起來，為要共同反對新納粹採取行動嗎？

MF: 稍候！您們德國人總是這麼沒耐性！四百年前第一位黑人被帶到我們國家，一直到他們奮力爭取到這樣的權利，可以任意在公車上選擇他們的座位，還歷經了三百五十年。德國從未是一個殖民霸權國家，您們還不習慣與其他膚色人種的相處。

SZ: 不同意！您說得對，英國與法國有類同的問題，兩國過去可都是殖民霸權國家。

MF: 我只是想讓您的幻覺破滅，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會經歷完全的相同待遇，但也沒有理由就這麼放棄。

SZ: 對：如果有一個年輕人喊出“外國人滾出去！”，您將怎麼處置？

MF: 我會覺得驚訝，然後試著繼續往前走。

SZ: 您對我們有什麼建議？

MF: 您強迫他與他的對頭爭辯，若是雙方因我的緣故展開一場公平的鬥毆，衆所周知過去的對頭經常會變成最好的朋友。

SZ: 我們當怎麼教育孩子？

MF: 讓您的孩子與外國人接觸，並且問他們，什麼讓他們害怕。您不用不好意思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黑種人跳舞跳得比較好嗎？他們是否有比較好的性關係？種族主義者沒有提出問題，卻只有錯誤的答案。

SZ: 您害怕德國嗎？

MF: 沒有任何跡象！雖然好萊塢教育我，所有的德國人都是怪物。在我第一次到德國訪問時，我相當驚訝，這裡是這麼的文明。當然我是在一個真空地帶旅行，知名人物有不受歧視的保護。

SZ: 沒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MF: 一次也沒有。當然我沒有出席過一次極右派的黨員大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德國人都非常拘謹。

SZ: 如何拘謹？

MF: 您們非常害怕犯錯，坦白說，出於極度的絕望你們表現得過分正確。是啦，這可能是與你們的歷史有關，您跟我談到有關種族主義，實在是一片好意，但是好人不需要努力，覺得需要為壞人所犯的錯誤負起責

任。

SZ: 那些抵制排外發起的運動都是無稽之談嗎？

MF: 絕非無稽之談，但即使是出於美意的行動也能將人隔離，如果我真的要把少數民族融入的話，我必須對待他們如同其餘的任何一位。最近也有好人自以為比外國人高一等，當他們說：「你們自己是做不來的，因此我們來關懷你們」。但是否有人曾經問過一次外國人？這也可能是一種侮辱，如果由別人來作決定，什麼是對你有利與什麼是你所缺少的。

SZ: 您有什麼建議？

MF: 並非白人給我們在美國的黑人權利，而是來自與我們境遇相同那些在街頭生活的人，Malcolm X, Martin Luther King 他們。

SZ: 前來我們的談話途中，我乘了一部計程車，司機正在聽令人恐怖的音樂，我並未請他關掉音樂。為什麼？他是一位黑人計程車司機。

MF: 是什麼樣的音樂？

SZ: Michael Bolton 的音樂。

MF: 一位美國黑人聽 Michael Bolton 的音樂？我的天！我真想扼死他，並且我鐵定被宣告無罪，看來我的膚色總有一點好處罷。

(出自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20.Okt.2000. “Nicht jede Benachteiligung ist eine Diskriminierung”)

## 違規離境

Michael Jürgs<sup>1</sup>

梅爾茲的德國：何種膚色有主導文化？

菲利德里希·梅爾茲 (Friedrich Merz) 在穿著和談吐上就像一位紳士。他不但有高智商同時也有文化。所謂的「主導文化」，在此簡稱為主文化。梅爾茲說，想來這兒成為德國公民的外國人，原則上必須以德國的主文化為行動準則。因此，未經規範篩選、伴隨著濃厚蒜臭味的難民法讓他很反感。然而他還是到轉角的土耳其店買他的水果，也就是說，梅爾茲先生不僅是位紳士同時也只是個人。正如他在被詢問時所透露的，基本上這是要維護「國家的同一性」。目前尚有德國馬克的存在，但是它快被廢除了，所以需要主導文化來取代主導貨幣。

根據其他涉嫌者的辯駁，康德才是「主導文化」一詞的創始人。而康德曾要求：個人行為的準則必須也能作為他人的行為標準。就日常用語而言這個說法是太複雜了，轉成口語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民黨 (CDU) 的每個選民都明白這個道理。因此，顯然是康德精神傳承弟子的梅爾茲認為，遵從德國主文化下，外國人必須達成康德絕對命令式的下列四個符合時代潮流的條件命題：

1. 若黑人會吹奏一種樂器—如喇叭、打擊樂器或吉他—的話，他大可無所懼地在民族節慶上展現，而不致被揍毀嘴臉。甚至二到三位的同膚色人種也能在此順利現身。但是，他們必須在觀眾要求時—依循主

<sup>1</sup>曾惠蘭翻譯。譯者目前就讀於波昂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

導文化—能獻唱如「我真的要，真的要離開這個城市嗎？」之類的德國通俗歌曲。假使他們無法證明就是羅貝多·布朗哥 (Roberto Blanco) 本人的話，表演結束後則絕對不得與德國客人同坐一桌。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懂得分寸，否則，就會逾越我們的界線。

2. 東歐人必須知道，在德國的秋天是必須掃除落葉的。這尤其是德國境內較高級的區段和西德大都市市郊的居住守則。那裡正住著一些具抗爭意識之社會自由黨人士的老脈殘枝，基本上這些年華老去的鬥士乃反對仇外情結，目前在這個主題又很熱門時，他們便以每星期多達三次上外國餐廳吃外國菜的具體行動來表達相互扶持之意。如果可能的話，這些鬥士甚至想吃非洲式的黑人菜，然而在當地根本缺糧的情況下，非洲黑人自然也就不會煮菜了。這些好公民會為不同膚色、不同國籍人類的權利極力辯護，並爭取他們住在德國而不被騷擾，前題是：只要他們是住在遠離我們的另一城區裡。

3. 為使德國的主導文化能添加一些色彩，有色人種總是被允准在百佬匯式的音樂劇或加勒比海式的歌舞團中參與演出。劇場休演期間，他們當然就不准在

德國居留，因為，有主導文化之人在此期間紛紛出遠門且直接就在度假區觀看如假包換的土著。

4. 如果黑人射球得分的話，他也會被接納，不過這只限於所屬的協會中。因為在外地球場比賽時，地主隊觀眾不僅會大放噓聲並且還會向對手的黑鬼丟香蕉。從前在圍牆的另一邊不會有過香蕉，自統一後才對之有所聽聞—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幕：典型可象徵東德的鐵達尼號和東區佳比姑娘生平所獲得的第一根香蕉。—但是，統一前在另一邊也未曾有過黑色的極右派而只有赤紅的共產思想。當時不論在角落或公園裡，只有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直人士埋伏在各處，隨時等待著他們的階級敵人。

附註：實際上人們對梅爾茲先生可能並不公平。他也許只想竊取閃爍於主導文化一詞背後極右派的思想觀念，巧妙地以提出主導文化來瓦解這些極右派敵人。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策略！若這些極右派人士察覺這一點的話，他們將傻傻地愣在那兒。

(出自 Süddeutsche Zeitung, 30.Okt.2000. “Platzverweis. Deutschland im Merz: Welche Hautfarbe hat Leitkultur?”)

### 編輯室手記

由於同學們的踴躍投稿，使得匯刊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再度出刊。本期匯刊收錄兩篇翻譯稿件，兩篇文章都是刊登於南德日報。第一篇文章是黑人影星 Morgan Freeman 的專訪。Morgan Freeman 活躍於好萊塢，相信有不少同學是他的影迷。他演出的「刺激1995」以及「慧星撞地球」，都是膾炙人口的影片。Morgan Freeman 在訪問中，以他親身的經驗，談論他對種族主義的看法與對應之道。種族主義 (或是廣義的文化偏見)，都是每位留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必然會遭遇的問題。如果不謹慎加以處理，往往會帶來心理上的困擾。很可惜我們的教育從未曾提供我們這方面的協助。以至於許多人只能在濛濛懂懂中自行摸索過來。一種常見的情形就是刻意忽略此問題的存在，或是恥於跟同儕談論此事；另一種極端，則是將自己的經驗誇大，把周遭人的行為都解讀是種族主義。這不但無助於我們正確

地理解留學國的社會，且也忽略了種族主義並不是某個民族的專利，而是可以以不同型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編輯相信，從 Morgan Freeman 的訪談中，讀者應該可以看出另一種比較持平的作法與心態。

另外一篇翻譯文章，則是目前被 CDU 與 CSU 炒得正紅的 Leitkultur。熟悉二十世紀極權政治的人士，對於由政治來領導文化，或是對文化加以規範指導的作法，恐怕都是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從 Leitkultur 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失去舞臺的政黨是可以如何迅速地墮落。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許是 Leitkultur 爭論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兩位譯者文筆通暢，讓原文生色不少。最後，編輯再次感謝兩位譯者在百忙當中接下吃力不討好，又無酬庸的翻譯工作。看來商業資本的邏輯還是有其界線存在。